



真武场古镇

□赖韦君

西南之地的景致，从晨曦到日暮，无论阴晴雨雪，每日皆于薄雾里若隐若现，好似身披一袭轻柔纱衣，又仿若空中云雾里缥缈的仙境。哥哥领着我和妈妈来到古镇“真武场”时，正值我喜欢的阴天，既无强烈刺眼的紫外线，也无需撑着湿漉漉的大雨伞，周身皆是恰到好处的好意。

真武场在重庆市江津区，是一座尚未被开发的“三古”老镇，古建筑、古码头和古黄葛树。这里，也是我少女时代生活过的地方。这里原本是一片荒野，康熙中叶之后，湖广、赣、闽、粤等省籍的客家人纷至沓来，开荒垦殖。随着家业的兴旺，他们开始修建家庙和同乡会馆，最终将这里发展成繁华的商贸地。我们走走停停，仔细寻觅记忆里的痕迹，那些曾经的庙宇和古宅民居，大多都被新建楼房取代。沿着青黑色的石阶往下走，在第二级石阶旁，一扇纹理清晰的石框木制大门静静镶嵌在斑驳的围墙之中，显得十分厚重，门上红漆已黯淡成黑褐色，中央横着古老的铜门锁。墙面的石灰杂乱脱落，石砌门框上的雕花被风雨冲刷得模糊不清，唯有石刻楹联依旧清晰醒目，匾文上刻着“万寿宫”“江西会馆”的字样。这里曾是江西籍客家人聚会的地方，里面供奉着道教净明派祖师许真君许逊。綦河岸的古码头上，福建籍客家人修建的“天上宫”同样保存完好，他们供奉的是妈祖。只有广东籍客家人所建的“南华宫”，已在岁月长河中消逝，仅余一个摇摇欲坠的石门框，宛如风烛残年的老人，痴痴守望着曾经的辉煌。古镇街道上，还有几条未曾改变模样的羊肠小道，以及一些竹编夹泥墙房屋，尽管历经岁月的无情侵蚀，墙面泥灰剥落，部分竹片裸露在外，但它们依然顽强地留存下来，见证着这座百年古镇的兴衰变迁。

我们来到小镇南面的长江支流綦河畔，找寻学生时代最喜爱的古黄葛树。那时，学校午休，我们三五个好友，在参天大树下，或倚靠在树干上，或沿着伸向河面的粗大树干走到尾端，坐下来悠然自得地谈天说地、嬉笑拍照。

码头处，渡船已不见踪迹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横跨在河面上空的公路大桥。早年的二十几棵古黄葛树，只看到几棵从枯树根系重新发芽长成的新树，虽说已枝繁叶茂，可总觉得少了些往昔的韵味。终于，一棵挂着“500年古树”牌示的黄葛树映入眼帘，主树干上生长出些许青苔，树枝上绿叶星星点点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幽幽散发着属于自己的那一抹绿意，焕发着生命的力量。我兴奋地呼喊：“看！这棵树还在，这棵树还在。”

令人欣慰的是，小镇上还有一处清末客家大族马氏（当时商会会长马季良）的私宅“马家洋房”，保存得十分完好。我们从一扇小侧门进入，穿过一片长

满杂草的荒园，尽头是一间宽七八米、长约五十米的宽敞大厅，大厅墙壁足足有一米厚。给我们开门的朋友介绍，这是中间留空的砖石“空心墙”，当年马会长在此大厅聚会娱乐、商议事务，空心墙的设计兼具冬暖夏凉与隔音效果良好的优点。大厅上空悬挂着一根粗大的原木横梁，横梁上方是由精巧小木条搭建而成的花窗，花窗上雕刻着精致花纹，尽显古朴典雅之美。厅前大广场四周花台的石砌已残缺破败。步行一两分钟穿过广场，一幢由米浆勾缝的青砖墙、拱形门楣和窗户组成的中西合璧古欧式建筑矗立眼前。尽管原有的五层洋楼现今只剩三层，却丝毫不损它独特的古朴韵味。抬眼望去，楼顶云雾缭绕，为这幢拥有一百二十多年历史的古楼增添了几分朦胧的神秘感。我小心翼翼地踏上陈旧的红漆木楼梯，每一步都落脚极轻，生怕稍一用力，这历经沧桑的木梯板就会被踩塌。每个楼梯转角处的缓步台都宽敞到能容纳十几个人，每层楼都有七十多平方米的大房间，房间外围是两米多宽、四面相通的廊道，廊道栏杆上的雕花仍依稀可辨。每层楼有四百多平方米，是我参观过的古建筑私人住宅中单间房间面积最为宽大的。主楼后面是两个小花园，花园鱼池里虽无鱼儿游动，但水中央假山上依旧灌木丛生，绿意盎然。

参观完马家洋房，我们请朋友打开主楼正对面的大门。门外，黄葛树枝恰到好处地伸展到门框上方，围墙上也探出半棵枝叶茂密的树，精心装点着马家洋房的景致。门前供人们散步的石板路外，几棵黄葛树的绿荫之下，便是流淌的清清綦河水。当年，各籍客家人顺着河流一路南下，最终寻得这片土地，扎根于此。我赞叹着河水的清澈，无论水深水浅，都能清晰看到水底的石块和水草。

哥哥和妈妈说我像个孩子，对什么都有兴致，什么都要拍摄下来，难道其他地方没有这般清水吗？我说，他乡人也好，他乡水也清，他乡有更胜这里的美景，但只有在这片土地上，我才能感受到那份放松与安心。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土、一片树叶，都是我内心深处最柔软的眷恋！更何况，这是一座纯粹保留着原始模样、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宁静古镇，在我心中，远胜于那些经过商业开发的景区古镇。

（作者系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委协会员）



古树



江西会馆



马家洋房

去年金秋时节，到陕北采风，这是我第一次走进陕北的农村，并且住进了农民的窑洞，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和感受。历史上，围绕陕北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，就像奔腾不息的黄河，时刻冲击着我的心灵。

体验·窑洞的不眠之夜

来到陕北，最想的就是住窑洞，这缘于一种情结。从小就在影视剧里见到过窑洞，当时延安是新中国的摇篮，毛泽东就是在窑洞里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，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因此，住窑洞不仅是为了体验这独具特色的民俗，更是为了感受革命先辈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。感谢佳县朱官寨镇政府，让我们实现了盼望已久的愿望。我被安排到一户普通农民的家里，走进大门，宽敞的院坝，一排六孔窑洞呈现眼前，房东大嫂把我引到两居室的窑洞里，外间是厨房和饭厅，里间是卧室。窑洞的空间很大，特别是那扇宽大的玻璃窗，不仅使室内光线明亮，而通风效果也好。墙面粉刷雪白，靠窗的地方摆着沙发和电视机，家具电器一应俱全。靠壁的土炕宽大，整齐地摆放着被褥。这不是我在影视剧中看到的窑洞，更像城市里一个精装修过的两居室房间。而我们偶尔见到残留在山坳路边的旧窑洞，早已无人居住，窑洞前的荒草在风中摇曳，似乎在诉说着陕北过往的岁月。房东大嫂五十多岁，穿着干净大方，黄土高原的阳光和风沙并没有使她皮肤黝黑粗糙，反倒脸色白净，身材匀称。我发现她使用手机比我们熟练，并像年轻人一样时髦地取了个网名“青青”，让我深深感到革命老区的人民，已过上了现代文明的生活。

当晚我睡在窑洞的炕上，有种全新的感觉，这就是陕北农村的生活，具有浓厚的民俗文化和乡土气息，使我彻夜难眠。现在正是深秋季节，陕北昼夜温差很大，室外已寒气逼人，可窑洞里却温暖如春，这种冬暖夏凉的窑洞，体现了陕北人民的生存智慧和生活方式。

这一夜浮想联翩，难以入睡。

瞻仰·世界最小的司令部

第二天一早，朱官寨党委书记王和平带我们去瞻仰毛泽东曾经住过的窑洞。走到村口，他指着一处破旧的窑洞对我们说，当年毛主席来到这里，因为连续四天四夜的行军，已经精疲力竭，走到村口的殷家沟，毛主席实在太累了，于是决定就在这里休息。

王书记继续领着我们向山上走去，由于朱官寨正在开发旅游线路，上山道路正在施工，道路泥泞，凹凸不平，不时还要避开运石的车辆，十分难走。不久走到一处山窝，只见一排五孔的窑洞，这便是当年中央机关的所在地阳峁，分别住着毛泽东、周恩来、任弼时，窑洞虽然经过修缮，但基本还保留着当年的原貌。王书记告诉我们：“毛主席到来前不久，此处刚遭到胡宗南部队的袭击，到处是断墙残壁，老百姓腾出来的窑洞，破烂不堪，又长年烟熏火燎，窑壁、窑顶都已乌黑，光线很暗，白天写字也看不清楚，毛主席不得不经常搬个小凳到窑洞外借着太阳光看作战地图。”就是在这破烂、狭小的窑洞里，毛泽东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，指挥着席卷全国的解放战争，难怪周恩来称这里是“世界最小的司令部”。

我们在毛泽东曾住过的窑洞前伫立，肃然起敬，切身感受到当年的艰苦和伟人取得的丰功伟绩，心里格外激动。照相留影后，才依依不舍地下山。

历史的脚步从这里匆匆踏过，留下了不尽的悲壮和英勇史诗，而此时，艳阳高照、天空湛蓝，地里的高粱正红，一片和平的景象。

游览·恢宏的黄河百里画廊

虽然我过去也看见过黄河，但那只是远眺。黄河在群山中蜿蜒，静静地流淌。当王书记率领我们来到黄河边，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走近黄河，心里难免有些激动。现在是北方少雨季节，河床变窄，露出开阔的河滩，对岸却是笔直的悬崖。黄河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汹涌澎湃，河水也不是想象中那样浑浊，只是有些浅黄。黄河也因为多年的治理，沿岸植绿无数，河水逐渐变清。

我们乘游艇渡过黄河来对岸，然后沿着崖壁逆流而上，这才感到水流的湍急，游艇的马达轰响，船头冲击出巨大的浪花。仰望崖壁，上面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图案。黄河百里画廊，实际上是崖壁经过河水千万年的冲刷和风化，形成了独特的天然崖壁浮雕。这些浮雕体形态各异，有的像群僧会聚、高山瀑布、甲骨文、飞禽走兽等，造型栩栩如生，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，就像华夏民族的祖先留给我们的神秘语言。我们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深深地震撼，亲身感受到黄河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。

离开黄河百里画廊，我们又来到黄河边上的千年古镇木头峪。这个被誉为“黄河第一村”的古镇依山傍水，历来就是商贾云集之地，村里至今还保存着43座明清时期的四合院古建筑，古色古香，别具一格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八路军120师曾在此驻扎，坚持敌后抗战。

站在当年八路军浴血抗战的遗址，眺望着奔流不息的黄河，耳边响着《黄河大合唱》的旋律，我们心潮澎湃，热血沸腾……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陕北采风散记

□李耀国